

5

小白無所不在

小白無所不在



小白者，何許人？古人說：「有眼不識泰山」，不識泰山者，「小白」是也。

現代人說某某人「不識相」；閩南語說「眼睛給蚶仔肉糊著」；老外罵人說：「Do you have eyes？」；俗語說「沒長眼的」；比較有學問的人也許會說「不識時務」、「不合時宜」等，統統都是小白的化身。總之，「小白」這種人隨時隨地都會出現，打自人類有文化語言開始他就存在，而且肯定將來絕不會比人類命短。小白神通廣大，化身千萬，可能是古人，也可能是今人，可能是你、是她，也可能是我，也可能是你所知道的任何一個人……。

曾經聽過一個「外國小白學生」的故事：

一位剛從農學院畢業的學生，以輕蔑的口氣對農場主人說：「你的種植方法實在太陳舊了！依我看你這棵樹如果能夠收穫十磅蘋果，我都會感到意外。」

「可是，」農場主人望著他微笑說：「這是一棵梨樹。」

中國小白當然也很多，隨便舉例如南朝虞龢¹在《論書表》所說的「王羲之遇見小白婆婆」：話說王羲之有一天在蕺山下散步，遇到一個老太婆拿了十來個紙扇準備到市場去賣，王羲之問她一個紙扇可以賣多少錢，然後就在上面題起字來，老太婆看了大吃一驚，很懊惱



圖 · 王羲之〈快雪時晴帖〉

「羲之頓首，快雪時晴，佳。想安善，未果為結。力不次，王羲之頓首。山陰張侯。」

¹ 虞龢，南朝宋泰始年間書法家，會稽餘姚（今屬浙江）人。生卒年不詳。

地抱怨說：「我們全家大小就靠賣這個吃飯，你在上頭跟我亂寫一通，教我怎麼賣得出去？」王羲之告訴她：「妳只要說是王右軍寫的字（圖一），可以賣上十倍的價錢。」老太婆拿到市集去，果然競賣一空。老太婆才發現自己實在是個「大白目」，於是趕緊回家「補貨」，又拿個數十把扇子請王羲之再題字，王笑而不答。這裡的「小白」變成了個「白姥姥」。

「喂！你到底懂不懂啊！」

小白指的倒不一定是外行，專家或大師們也常有當小白的時候。最近碰到一位熟識的「小白」教授就很白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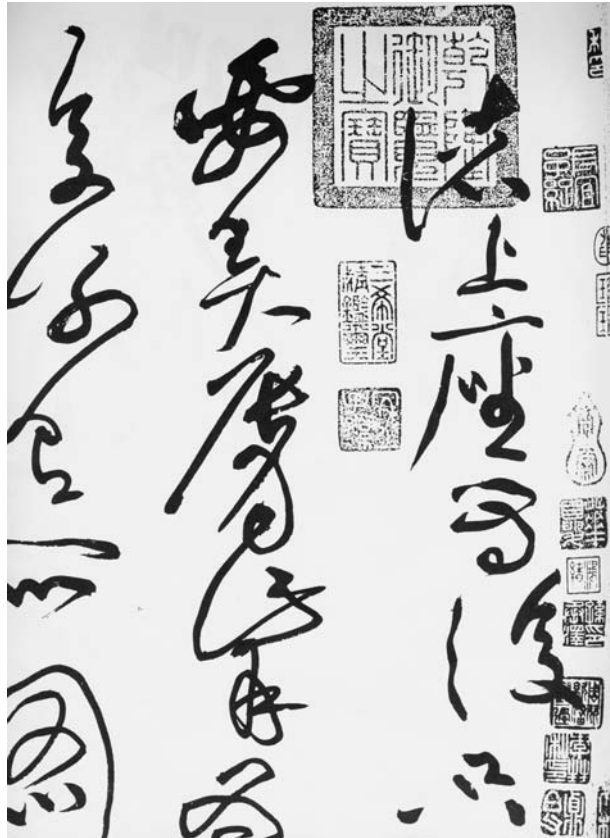
凡寫書法的人多多少少患有一種「口是心非」的通病，表面上會恭恭敬敬的說：「請多多指教。」心裡盼望的其實是最好多來一些歌功頌德之類的馬屁話，一旦碰到真正的行家指教時，又往往消受不了，不翻臉者幾希？不受教也罷了，有時還「倒打一耙」。害得一些行家現在都流行裝啞巴當白癡。

小白教授雖然戴著口罩匆匆低頭疾行，還是被我認了出來，我追過去一把拉住他的手提包，想請他指教一下我的新書。未料不待我把大作拿出來，他老兄已是滿臉惶恐，雙手一拱，口罩下掀，差點跪了下來曰：「林老弟啊，拜託您就饒了我罷！」

在我好言相慰之下，他說出他的慘痛遭遇……原來「小白」教授最近曾經去參觀一個目前當紅的年輕藝術家王大五先生的個展。一開始，王大五見到老前輩蒞臨指教，覺得很有面子，就高興的說：「請前輩多多指教。」稍有點常識或智識的人也該知道，藝壇中所謂的「指教」，其實就是「請多拍拍馬屁」的意思，未料咱們這

位「小白」老前輩書法功力雖然厚達一甲子，思想卻是純潔無比，再加上又有好為人師的毛病，向來也是以心直口快聞名書壇。當時心想：孺子可教也，遂毫不客氣的把王大五好好的「指教」了一番。正當這位「小白」前輩說得口沫橫飛、興高采烈之際，王大五臉色也隨著他的「指教」由紅變白，由白轉綠，由綠翻黑……，最後只見王大五臉色鐵青盯著對教授說：「喂！你到底懂不懂啊！」然後掉頭悻悻然走人。「小白」教授頓時愣在那裡，周遭氣溫降至零度，茫然四顧不知所措。

「小白」教授雖然受此挫折，卻不改其「愛指教」的「熱忱」。最近他讀了一本書，感覺還不錯，覺得年輕的小伙子很用心，正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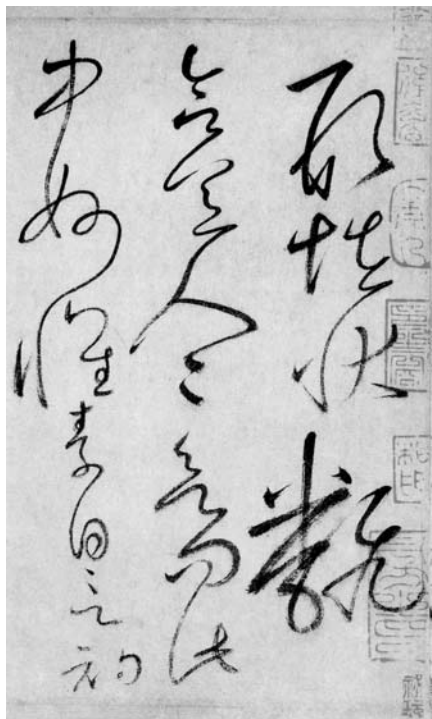


圖：從黃山谷草書〈諸上座〉可以看到受〈懷素白敘帖〉的影響

他又自以為是這方面的專家，於是提起筆來，寫了一篇評論，率直的指出書中若干缺失。未料文章發表之後，對方誤以為是有人要上門「踢館」找麻煩，擋其財路的來了，於是呼朋引伴「重砲侍候」，把我這位老友轟得七葷八素。吾友乃屬於溫文儒雅、年高德劭之輩，哪堪如此無禮的前後兩次重度摧殘和驚嚇，遂罹患了「指教恐懼症」。之後凡有人上門論及「指教」兩字，吾友輕則嘿嘿傻笑點頭說：「好！好！好！」，重則大發裝瘋賣傻症狀；從此也多了一個綽號曰：「白爛教授」（是我封的）²。

宋朝大書法家黃山谷（圖二）嘗自論曰：「元祐中與子瞻、穆父飲寶梵僧舍，因作草書數紙，子瞻賞之不已，穆父無一言，問所以，但云『恐公未見藏真《自敘》真跡』。某心竊不平。紹興中貶黔中，得藏真《自敘》於石揚休家，諦觀數日恍然自得，落筆便覺超異。回視前作可笑，然後知穆父之言不誣。」

黃山谷寫的草書連在一旁觀看的大書法家東坡先生都還「賞之不已」，偏偏冒出來一個「小白」穆父殺風景，未說一句好話也罷，竟然還要他先去看看懷素上人的〈自敘帖〉（圖三）再說，山谷心裡當然很不服氣。但是等後來見到了〈自敘帖〉真蹟而得其妙處時，遂坦承「回視前作可笑，然後知穆父之言不誣。」穆父就是錢尚書³，與黃山谷交情一向不錯。穆父在奉使高麗時，還特地攜回猩猩毛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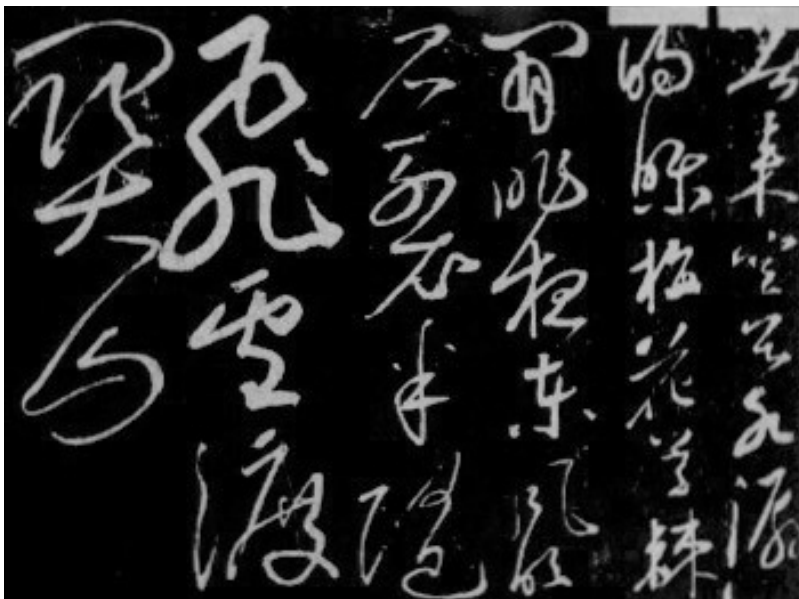
圖三 懷素〈自敘帖〉局部

2 「白」的情況如果特殊，嚴重者則稱為「大白」「白爛」或「米苔口」。

3 錢勰（1034-1079），宋仁宗景祐元年～宋哲宗紹聖四年。字穆父。詩人，工行、草書。

送給黃山谷，山谷珍之不已，因此作了一首〈和答錢穆父詠猩猩毛筆〉詩答謝⁴。交一個好朋友也許要花十年功夫，得罪一個朋友很簡單，不用五分鐘，只要狠狠的指教一下他的作品就行了。穆父遇上黃庭堅算是幸運，否則黃庭堅如果不够虛心，從被「指教」到了後來變成「翻臉」，最後也來一句「喂！你到底懂不懂！」狠狠的回敬穆父一下的話，今日的黃庭堅在書法史的地位和成就，恐怕必須再打個八折了。

一樣是指教，「米芾目教授」和「小白穆父」的下場卻有天壤之別，這實在是與受教者的涵養和度量有關。由於好的指教往往是良藥苦口，因此常被誤會成「找碴」，凡找碴者往往是對「人」不對事，「為反對而反對」，則由於心有偏見，再好的東西都看不順眼。



圖四 蘇東坡〈梅花詩帖〉

4 〈和答錢穆父詠猩猩毛筆〉：「愛酒醉魂在，能言機事疏；平生幾兩屐，深後五車書。物色看王會，勳勞在石渠；拔毛能濟事，端為謝楊朱。」

譬如說有一個人向來不喜歡蘇東坡的詩，另一位「哈蘇者」便舉出「竹外桃花兩三枝，春江水暖鴨先知」蘇東坡的名句來問他：「這詩句難道不好嗎？意境難道不美嗎？」不喜歡蘇東坡詩的人，勃然作怒聲道：「鵝也先知，怎麼只說鴨子？」這就是標準的找碴的例子（圖四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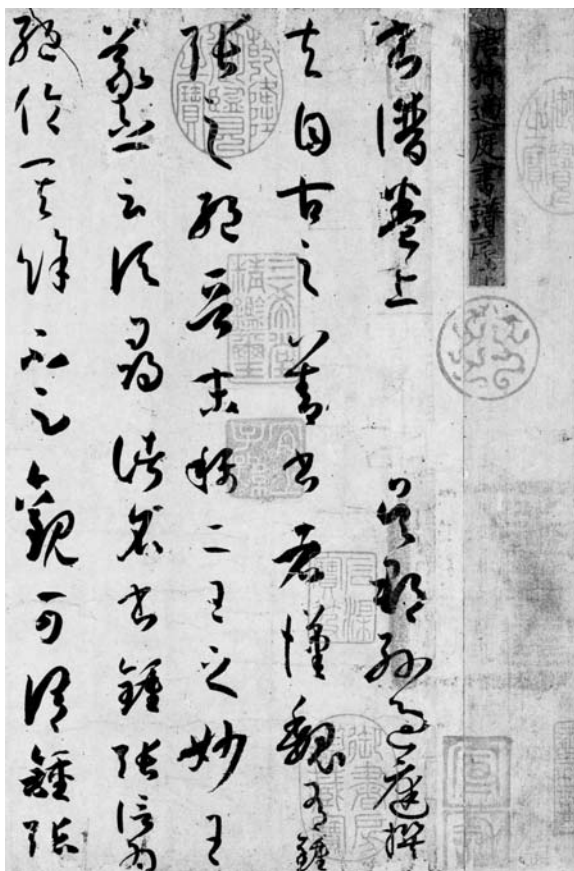
馬屁跟指教也不難分辨，很多見諸報章的文字，名為指教其實也是瞎捧的居多，我曾見過有人用「超凡入聖」四個字來讚美國內某書法家，姑不論該書法家書藝高超到何種地步，如此過火的吹噓，不免讓人覺得肉麻好笑，寫這種文章的人還真的是「白」得可愛；須知自古以來能被公認為「書聖」者也不過區區兩個人，一是王羲之，二是顏真卿。「超凡」這兩字我倒是沒意見，尤其像在下這種凡夫俗子打從讀幼稚園小班開始，成績就經常掛車尾，本來就經常被人超越，習慣得很；只是談到「入聖」這兩字我倒是很好奇，心想如果王羲之算是書壇老大的話，老二應該是顏真卿，而如今這位老兄造詣之高如其所言，已經「入了聖」也就是當上「老三」可與王羲之和顏真卿（圖五）平起平坐，那自秦李斯、三國鍾繇、唐張旭、懷素等以下，歷經宋、元、明、清到近代鄧石如、于右任等諸大師，真不知該請他們站哪裡？



圖五 顏真卿〈裴將軍帖〉

孫過庭也遇見小白

孫虔禮老前輩在《書譜》(圖六)內也說了一段關於當年他遇見小白行家們的經驗。他說，有一次很用心的寫了一件作品，自認為還很滿意，於是就拿去給當時所謂的行家請教。結果卻是失望的：「這些『小白』們根本都沒有留意到我作品中比較得意的地方，反而對某些失誤之處一再的稱讚，實在是既沒眼光，又沒什麼見識；有些『小白』還倚老賣老，自以為名大學問大，對我的作品胡亂批評嘲諷。」孫前輩有點生氣的接著說：「因此我就故意改變一下作品



圖六 孫過庭的《書譜》

的裝裱方式，然後再模仿古人的落款，結果這些「小白」們馬上對作品刮目相看，爭著誇讚我書法寫得美妙，不懂的人更是隨聲附和，幾乎是沒有人能指出我書法的真正缺失所在。這些人就像古代的惠侯一樣，自稱愛好收藏卻又不識真貨；又像葉公一般，平日自稱愛龍，等到真龍來找他時卻又當場嚇昏。」

聽他這麼一說我才瞭解，原來小白這種人物果真無所不在，氾濫古今，大名鼎鼎的惠侯和葉公兩人原來都是屬於「白目一族」的先祖。

類似這種倚老賣老型的「小白」，三國時書法家邯鄲淳寫的《笑林》⁵裡也有一個：

「魯國有一個人拿著長竹竿想入城門，開始時竹竿用豎著拿不進去；後來改用橫著拿也進不去，正當他在那裡發愁，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時，來了一個老先生，便對他說：「我雖然不是聖人，但也算是見多識廣。你為什麼不用鋸子把竹竿從中間截成兩段，不就可以進去了？」於是遵從老先生的建議，把竹竿截成兩段，果然就順利進城了。

老翁雖然是出自一片好意，他的「見多識廣」固然解決了長竿入城門的問題，但卻失去了長竿原有長度的利用價值，模糊了當初執長竿入城的目的。因此老翁與執竿入城者其實大哥也不用笑二哥，我看是半斤八兩，兩個一樣「白」。

5 邯鄲淳又名邯鄲竺，字子叔，三國時期魏國的書家、文學家。所著《笑林》為中國第一部笑話集。「魯有執長竿入城門者，初豎執之，不可入；橫執之，亦不可入，計無所出。俄有老公至曰：『吾非聖人，但見事多矣。何不以鋸中截而入？』遂依而截之。」

貓、烏鴉和麻雀

小白的定義當然還很多，它會因時空或對象的相異而有所不同；網路上的小白除了有「白目」、「不識相」的涵義外，對於亂闖網域的「冒失鬼」、「不知死活」者也叫小白。有「白痴傾向」、「不解風情」或講起笑話超冷者也屬小白一族，白的情況如果特殊嚴重者則稱為「白爛」或「米苔目」。

「有一隻麻雀被天氣凍得發僵瀕死，更倒楣的是，有一隻『白爛』烏鴉還在牠身上大便，但是溫暖的大便卻救活了牠；結果又來了一隻貓，幫牠舔淨了大便，在麻雀高興來不及說謝之餘，卻被貓一口吃掉了。這個故事告訴人們，在你頭上大便的小白，不一定是會害你的人，而為你清除大便的小白，也不一定是你的救命恩人。」

但是像這種錯把舔大便的貓當恩公者，放眼書壇還真是不少哩。